

夜深朗读者

为这世上独一无二的耳朵 我为自己的灵魂朗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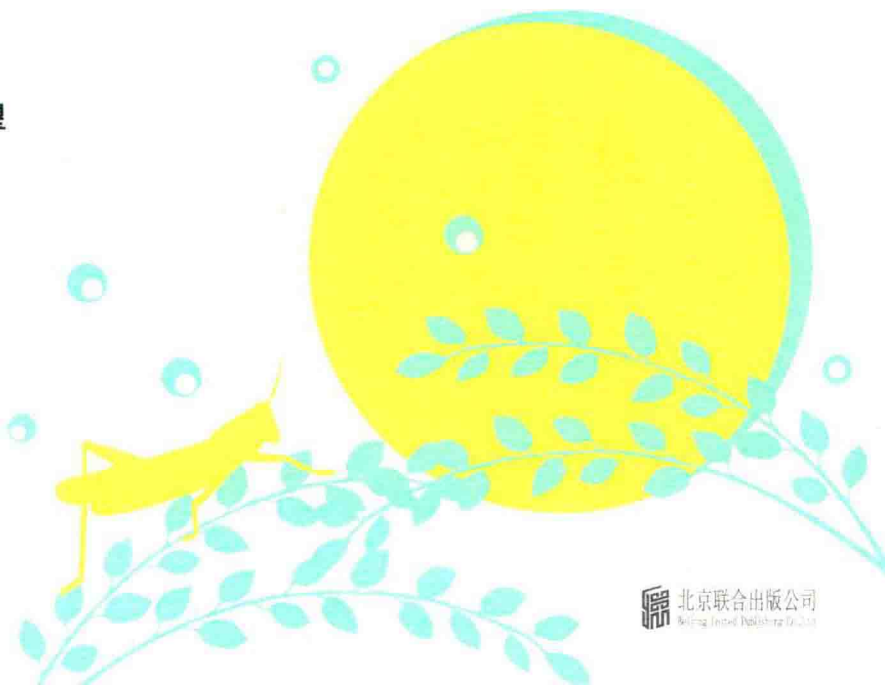
[法] 安德烈·纪德 等 —— 著 罗国林 等 —— 译

FOR THE FIRST AND THE LAST EAR ON THE PLANET
I READ ALOUD FOR MY OWN SOUL

白天 我的声音在别人的耳朵 夜晚 我的声音 在自己的耳朵
这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是孤岛 那些穿越时空的文字 终有一天 会被你读懂 与你相遇
当你沉浸 就是人生最好时

声音
即希望

海外
借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夜深朗读者

[法] 安德烈·纪德等——著 罗国林等——译

FOR THE FIRST AND THE LAST EAR ON THE PLANET
I READ ALOUD FOR MY OWN SOUL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深朗读者 / (法) 安德烈·纪德等著; 罗国林等

译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9

ISBN 978-7-5596-2340-9

I. ①夜… II. ①安… ②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世界

IV. ① 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157635号

夜深朗读者

作 者: (法) 安德烈·纪德 等

译 者: 罗国林 等

责任编辑: 郑晓斌 徐 樟

产品经理: 严小额

特约编辑: 陈 红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100 千字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6.25

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340-9

定价: 39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7933435/64243832



夜深了。我喜欢躺在浴槽里放松筋骨，悠然地倾听着那潇潇的雨声。这个时节的雨，最适合于我这个时候的心境。

×



目 录

×

绿叶雨 / 1

如果人必须迷上点什么 / 4

远和近 / 10

我平生最重要的日子 / 16

钟声 / 21

故园忆往 / 25

自然之声 / 29

在春天，幸福的人也会被吸引到远方去 / 33

雾 / 44

断崖 / 54

我在百花间忘掉果实，而把空谈留给冬天 / 60

哀愁	/ 70
夏日的芳草	/ 81
纳凉	/ 86
夏秋之交	/ 89
特利埃夫之秋	/ 96
过去的笔迹	/ 101
一边思念，一边让感情冷却	/ 107
冬日漫步（节选）	/ 115
园圃春望	/ 121
再到湖上	/ 129
山口	/ 140
父亲与我	/ 146
四季生活	/ 153
父亲	/ 162
奶奶	/ 170
徒步旅行	/ 178

绿叶雨

×

(日) 薄田泣菫 / 文
陈德文 / 译

原野，山峦，一片翠绿了。这时节——尤其是今年，经常下雨。比起濡湿草木新芽的初春的雨，比起迟些日子到来的梅雨季节的雨，这个时候的雨却有着不同的韵味。初春的雨寒冷，梅雨季节的雨过于忧郁。夹在两者之间的晚春的雨，明丽、快活，充溢着暖意，像银子般闪着光亮。初春的雨无言地润泽着，这时的雨却潇潇有声。这雨声带有静谧而亲切的情味，是天空和草木精魂的窃窃私语，令人想到柔滑的肌肤和芳馨的呼吸。风时时横扫着草木的嫩叶，宛若一位美人，

雨滴从颈项上流下来，经过腋下，滑入乳畔，凉丝丝，痒酥酥，她忍不住摇晃着身子，笑弯了腰。这种快活的情味只有从这时的雨中才能体会得出来。

受到这种快活和明丽的引诱，蛤蟆从叶荫深处慢腾腾地爬出来，雨滴一落在它的脸上，那蛤蟆像个醉汉一样，笨拙地用前爪，悄悄地揩抹了一下鼻端。而且时时蹲踞着，不住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谙熟历史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，将蛤蟆的这种姿态比喻为旅途上被大雨浇湿的游子。蛤蟆啊！你所寻觅的一茶，是个很好的伟人，他的灵魂为长年的悲苦所扭曲。

这时节还有一位你的更好的朋友，但它不适宜和你一起沐浴着这明净的雨。它是蟹。蟹带着沾满泥土的硬壳，从庭院石头的背后横着身子爬出来了。像一只钢铁制造的蒸汽机车，不住地吐着泡沫，看上去就像德国人想象并制造的生物，外壳打上了“Krupp”公司的印记。我家位于近海的沙滩上，蟹很多，一到梅雨季节，经常有蟹经过墙壁，沿着房柱，爬进屋内的榻榻米上。螃蟹啊，你和蛤蟆虽然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，但你们都很有自尊，都具有自尊者的孤独性。过去有位厌世哲学家叔本华，他到意大利去旅行，当地的人们——尤其是漂亮的女人们，对他很冷淡，而对同时来到这个城市

的厌世诗人拜伦，简直就像招待王公贵族似的欢迎他，于是他很没有面子，草草离开了那座城市。螃蟹和蛤蟆都其貌不扬，笨拙丑陋，总不至于互相嫌弃吧？

树上还有雨蛙和蜗牛，它们也喜欢雨。雨蛙是闻名的独唱家，蜗牛是古怪的沉默者。一个是从树叶跳到树叶，一个是从树枝滑向树枝。雨蛙像艺人一般，只身奔走四方；蜗牛像灵场的巡礼者，将全部家产都背在自己身上。它们偶尔会在宽大、碧绿的芭蕉叶上相逢。彼此只是行注目礼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匆匆擦肩而过。它们都喝足了雨水，尝尽了雨味，专心地同雨嬉戏。它们懂得，要是放过这个时节，雨天很快就会过去。

夜深了。我喜欢躺在浴槽里放松筋骨，悠然地倾听着那潇潇的雨声。这个时节的雨，最适合于我这个时候的心境。

(美) E.B. 怀特 / 文
贾辉丰 / 译

如果 人 必须

× 迷上点什么

醒着或睡着，船都在我的梦幻中——通常是那种小船，船帆轻轻地鼓荡。想一想我生命中有多大一部分时光都花费在梦想出海上，而这整场梦幻都与小船有关，我就不免担忧起我的健康状况，因为据说总是遨游在虚幻的现实中，被想象中的清风吹动，并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
我注意到，大多数人去理发店，必须排队等候时，都会坐下来，抄起一本杂志看。我则只管落座，沉浸于我的海上思绪，那番游历始于五十多年前，到现在还没结束。在东部，

不管是等候乘火车还是等候看牙医，每个地方都成了我的舱室。我还在忙着整理帆索时，要么火车已经启动，要么牙钻开始吱吱嘎嘎地转。

如果人必须迷上点什么，我想，一艘船不逊于任何东西，或许比大多数东西还好些。航行中的小船不仅风姿绰约，而且很有诱惑力，充满了奇特的承诺和不祥的暗示。碰巧赶上机帆游艇，它无疑就是人类永不停歇的大脑所能设计的最紧凑、最巧妙的生活空间了——一个稳定但不凝滞的家，不是一个匣子，而是一条鱼、一只鸟、一位姑娘。主人身在其中，只要有胆量，他的日常生活就可以远远避开陆地上的尘嚣，迎风航行或顺水漂流——起居室、卧室、浴室，浮家泛宅，活力无穷。

生活中一丝不苟、渴望简洁的人，进入不受风雨侵袭的海湾里停泊的三十英尺¹长的帆船的舱室，每每感到宽慰。这里，家中杂七杂八的全套装备给压缩在微型空间和无常的虚妄中，悬在天与海之间，随时准备在清晨靠着帆索的奇技和魔力继续起航。难怪人们要将船珍藏在心底的最隐秘处，从摇篮直到坟墓，不弃不离。

1 1英尺≈0.30米。

与我的船之梦一道浮现的，是我对船的拥有，一艘接一艘，漂在海面上，许多都是闹着玩儿的，说沉就沉。从童年时代起，我就想法子拥有某种小帆船，心惊胆战地驾船出航。如今，我已经年过七十，仍然拥有一条船，仍然热衷于听从无情的大海发出的呼唤，心惊胆战地驾船出航。大海为何如此吸引我？从何时起，我生出这种在现实或梦幻中扬帆远航的冲动？我与大海的第一次邂逅，其实是一见生恨。四岁时，家人携我前往新罗谢尔的海滨浴场。在那里所经历的一切都让我恐惧和反感：呛进嘴里的咸水，木头搭建的更衣室里逼人的寒气，乱糟糟的沙滩，散发恶臭的沼泽地。离开时，我满怀对海的畏惧与憎恨。后来，我发现曾经所畏惧和憎恨的，现在变成了畏惧和爱。

我必须回到海上，因为是它托起了一条船，我对船懂得很少，但时刻不能忘怀。我成了海上游子，大海对我是无言的挑战：海风、潮汐、雾霭、暗礁、凄厉惨叫的海鸥、天气永无休止的威胁与恫吓。一旦海风鼓满我的船帆，我的双手就无法离开舵柄，好像抓住了一根高压线，想甩也甩不开。

我喜欢独自航行。大海对我就像是身边的姑娘——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人插足。没人指点，我只有自行其是，结果事事都做得古怪，终于没有学会正确操船，更不要说技艺娴熟，

虽然我一生在这上面都很起劲。二十岁时，我才知道还有海图存在，此前我的历次出航都得小心摸索，不知已经有先行者留下了他们的踪迹。三十岁时，我才学会把盘索利利索索地挂在固着楔上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来都把盘索堆在甲板上，丢掉盘管。我从来麻烦不断，待到重返海面，又招来更大的麻烦。航行成了件欲罢不能的事情：船泊在海上，不停地摇晃，风在吹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登船出航。最早我的船都很小，碰上风不灵光，或者我不灵光，还能动手控制，我可以靠长棹或短桨划回去。后来，我的船升级了，非得乘风，才能破浪。我第一次在这样一条船上卸下锚具，一小时后才乍起胆子，升起三角旗。即使到现在，我经历了上千次的短程航行，每逢出海时，听海鸥鼓噪，软塌塌的主帆噼啪拍击，仍不免习惯性地生出寒意。

近年来，我注意到，航海日益成了一种强制行为，不再是个单纯的乐子。船泊在那里，清晨的微风徐徐吹拂——荣誉攸关，那么，拔锚启航吧。我像个酗酒者，一生丢不开酒瓶。对我来说，我也丢不开航行。然而，我清楚地知道，我失去了对海风的感觉，实际上，我不再因为海风而激动。它催我振作，一点不错，而我真正喜欢的是无风的天气，四周一片平静。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，时时萦绕在我心头，

人如果讨厌海风，是否还应当继续摆弄船。但这种反应有些学究气——长久的渴望仍在心中鼓荡，它属于过去，属于青春，所以我挣扎在旧日与现时之间，这是人在垂暮之年的一种常见病。

人何时应当告别大海？要等到怎样的耳聋眼花，手脚不灵便才肯停歇？是见好就收，还是非要等到犯下大错？比如失足落水，或因为篷帆陡转，给惯倒在甲板上？去年冬天，我长时间与自己争论这个问题。最后，认定这条路已经走到头，于是，我写信给船坞的工作人员，请他们把船拖上来，标价出售。我说我“回头是岸”。不过，在我敲下这一行字时，我怀疑我根本就是说说而已。

假如不见买主，随后的事情可想而知：我将请他们把船拖下水——直到有人登门求购。随后，温暖和煦的东南风吹皱了海湾，是那种柔和的、平稳的晨风，带来遥远的海上世界的腥气，那气味把人送回时间的开端，将他与早先逝去的一切联系起来，此时，往日的不安，往日的不确定，又都一一出现了。单桅帆船就泊在那里，海风吹起来，我将再度解缆启航。待我横渡海面，避开渔栅的浮标和系索桩，抵达托利群岛外的红色浮筒前。岩礁上聚拢的长喙鸬鹚一定会注意到我的经过。“那老家伙又来了，”它们会说，“又来绕过

他的海角，又来征服咆哮的西风带。”我手握舵柄，再次感受到海风给一条船贯注了生命力，再次嗅到往日的威胁，那些为我贯注了生命力的东西：海上世界残酷的美，甲壳动物的细刃，海胆的尖棘，水母的毛刺，还有螃蟹的利螯。

远 和 近

×

(美) 托马斯·沃尔夫 / 文
万紫 / 译

一个小镇，坐落在一片从铁路线连绵而来的高地上。它的郊外，有一座明净整洁装有绿色百叶窗的小屋。小屋一边，有一个园子，整齐地划成一块块的，种着蔬菜。还有一个葡萄棚架，到了八月底，葡萄就会成熟。屋前三棵大橡树，每到夏天，大片整齐的树荫，就会遮蔽这座小屋。另一边，则是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坛。这一切，充满着整洁、繁盛、朴素的舒适气氛。

每天下午两点过几分，两座城市间的特快列车驶过这

里。那时候，长长的列车要在镇子附近暂停一下，然后又平稳地起步前进，但是它的速度还没有全速前进时那么惊人。在机车有力的制动下，眼看它不慌不忙地从容驶去，沉重的车厢压在铁轨上，发出低沉和谐的隆隆声，然后消失在弯道中。在一段时间里，在草原的边缘上，每隔一段距离，汽笛吼叫，喷出一圈圈浓烟，可以感觉到列车行驶的痕迹。最后，什么也听不见了，只剩那车轮坚实的轧轧声，在午后的寂静中悄然隐去。

二十多年来，每天，当列车驶近小屋时，司机总要拉响汽笛。每天，一个妇人一听到鸣笛，便从小屋的后门出来向他挥手致意。当初有一个小孩拽着她的裙子，现在这孩子已长成大姑娘，也每天和她母亲一起出来挥手致意。

司机操劳多年，已经白发苍苍，渐渐变老了。他驾驶长长的列车载着旅客横贯大地已数万次。他自己的子女都已长大了，结婚了。他曾四次在他面前的铁轨上看到了可怕的悲剧所凝聚的小点，像颗炮弹似的射向火车头前的恐怖的阴影里——一辆满载小孩子的轻便马车和密密一排惊慌失措的小脸；一辆廉价汽车停在铁轨上，里面坐着吓得目瞪口呆、状若木鸡的人们；一个又老又聋的憔悴的流浪汉，沿着铁路走